

百年佛缘

星云大师



1

生活篇

星云大师口述

佛光山书记室记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百年佛緣

星云大师



1

生活篇

星云大师 口述
佛光山书记室 记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台湾佛光山宗委会独家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佛缘/星云大师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720-5

I. ①百... II. ①星... III. ①星云—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3522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7.625

字 数 1600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套

定 价 680.00元(全九卷)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推荐序

吴伯雄

大师弘法半个多世纪了，我个人也跟随他学佛行佛数十年；真正说来，从我的父亲吴鸿麟老居士到我的孙侄辈，我们四代都是佛光人。信仰不只让我的家人有了心灵的依止，更是我们家族重要的传承，走遍世界各地，我一直以身为一个佛光人为荣！

在我从政的生涯中，得益于大师的开示良多，让我时时刻刻不忘记以人民为中心，以大众的需要为需要。也因为人间佛教的信仰，使我的生命更加欢喜、充实，我深信佛教具有安顿人心的力量，绝对可以辅助政治及世间一切知识之所不及。

最近，大师将出版《百年佛缘》增订本，身为在家信徒的我们，无不感到欣喜雀跃。虽然大师现在眼睛看不到，但是他的弘法脚步从未曾停歇。听他的弟子告诉我，大师写这套《百年佛缘》时，每天都是抓紧时间口述历史，请徒众们为他逐字记录下来，哪怕是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心心念念就是要为佛教留下历史，为人间留下美好善缘。

我有幸拜读阅览，立即爱不释手，特别将其特色归纳出十点：

一、这是大师在近百年的岁月里，以八十七岁高龄，细腻地叙述他的生命过程，如：他接触到的世缘，与他往来过的高层领导人，



以及他与一般普罗大众同在的缩影。

二、书中呈现百年来,海峡两岸社会、宗教、生活的经验,读者可以直接感同身受,这个时代两岸人民的同源血脉关系。

三、透过大师生动地宣讲出来,可以了解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动态、中华民族的荣辱苦难。尤其历史中的人物、场景,仿佛从书本里一个一个跳跃而出,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地域在百年之间,从昔日贫穷艰难的岁月,走向今日的富强康乐,这也是历史的重要见证。

五、可以见到中华民族在百年当中,从纷乱的局面,走向今日的和谐和平,显示人心向善的提升。

六、可以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忆往日生活的共同风貌,以及苦难岁月里的甜美滋味。

七、有兴趣研究佛教的人,可以读到台湾佛教百年来的发展,以及世界佛教的动脉,从而得到正确的认知。

八、年轻一辈的人,可以看到近百年来,社会经济的变迁、文化思潮的演进、时代背景的差距。

九、我们可以看到大师与佛教长老、民间各界人士的往来互动,以及佛教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还有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行人间佛教的宏愿。

十、令人感动的还有大师对生命的尊重,对人、对动物的有情有义,让人看到人间的光明与善美,友情与道义。

感谢大师慷慨分享他的人生历程和智慧结晶,让我们有幸能获得这一份无价的“传家之宝”。我谨在此衷心祝福所有的有缘人等,人人都能从阅读此书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并且透过此书,与佛结缘,增长自己的生命能量。

郝柏村先生函

星云大师：

久违雅教，驰念正殷，即接华翰“龙天护佑”，及口述大著《百年佛缘》，欢喜赞叹。大师出自吾乡，渡海来台，宣扬“人间佛教”，集慈善、文化、教育等事业于一身，功在中华，余心深佩。敬以素笺，聊表谢忱。

即颂

体健

郝柏村 敬启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记录者感言

佛光山书记室

若说《百年佛缘》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部奇书，应该无可争议。

本书在时间上纵深百年，从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说起，直到现在，星云大师可以说为百年历史做了见证。大师今年八十七岁，顾盼前人与来者，他具足条件将一个世纪里的脉络及轨迹，深入浅出地呈现在当今读者眼前。

在空间上，大师云水行脚全球五大洲，一生接触的层面横遍十方，涵盖世界各国、海峡两岸。在与众结缘上，他与各界人士，包括教育、艺文、政治、企业、宗教、传播等，甚至一般普罗大众，无不有广泛的往来。因此，星云大师可说是一座真人图书馆，一部活历史。由他口述的这套书，事件现场历历在目，古今人物栩栩如生，具有高度可读性，更能打破一般人认为历史书枯燥无味的刻板印象。

书中，他提及百年来的耆硕，如：太虚大师、于右任、居正、赵恒惕、张大千等，与他们有着同声相应、理念相合的交往。至于台湾政坛人士，从蒋经国、马英九等，一直到连战、吴伯雄、吴敦义，以及黄信介、余陈月瑛、许信良、游锡堃等，不分党派，均平等地互有往



来,或回应他们的请益,或适时建言。他虽不喜欢政治,却展露了“问政不干涉”的高度与风范。

他还在书中忆及自己人生历程,小故事大道理,发人深省。例如,他以“贫穷淡泊”为荣,尽管在全球创建了二百多间寺庙,创办多所大学、中学、小学以及电视台、报纸等等。别人觉得他财力雄厚,但他内心深处认为,“这一切都是大众的”,“不据为己有”,“天下为公”,“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信徒”。他享受安贫乐道,更是一个“以无为有”,坐拥太虚万有的富人。

他座下有一千余位比丘、比丘尼徒众,追随他的信徒数百万。但他说,他是一个寂寞的孤独老人。这也是不错的,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他把一切来自社会的交还给社会,不沾染不执着,所谓“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这就是星云大师独特的美学人生。

在他“不堕悄然机”的弘化里,仔细观察体会,仍看得见他思想体系的蛛丝马迹。诚然如是“文学为佛法之翼,佛法为文学之核”,大师以文教为根底、佛法为基石,怀抱文学人的悲悯情怀,开显佛陀的权实之教,可以说不论讲经说法、写书论述,言谈间、字句里,处处散发文学善美的馨香,诗书芬芳的气质。

以下是与大师交往的各界友人对他的评价。

大师六十年来在自己的著述及实践中,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像一场“宁静革命”,已在海内外和平地崛起。这是台湾“经济奇迹”之外的另一个“星云奇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讲座教授 高希均



大师将行止之间的涵养和省思,举手投足的从容有度,皆化为至情至理的字字句句,启迪人的心念,更了然这大千世界。

——统一集团总裁 林苍生

大师形象大、格局大、气魄大、心胸大、理想大,愈与大师有机会亲近的人,愈会有这种“大”的体会。

——作家 余秋雨

这是大师处世心法的巨著,是人人皆可获益良多的心灵高汤。尤大师的文字优美,引人入胜,话语幽默风趣,充满赤子之心,读来令人心生欢喜。

——金钟主播 沈春华

外在的万缘,对大师来说皆是浮云流水,于心不住不碍,但他所传达的精神是栩栩的永存于他的声音、文字,汲取一滴就有一滴温润,舀取一瓢就有一瓢甘美。

——国民党荣誉主席 吴伯雄

大师说:“生命在事业中,不在岁月上;在思想中,不在气息上;在感觉中,不在时间上;在内涵中,不在表相上。”这是我所看到谈生命的意义最透彻的几句话。

——“中央大学”教授 洪兰

大师是出家人,但他比一般人更入世,对人生的各种命运,各种苦难都悟透了,所以才能将抽象的生命,当然包括死亡,谈



得那么具体,让人看了可以内化成心中的一股力量,活得更踏实,不再彷徨。

——作家 黄春明

大师之谆谆教诲者,在正人心,祛私欲,弘公德,从治身之道走向济世之道,与梁启超从“新民”以兴国的宗旨,若合符节。所以他的言词沉稳而婉约,如潺潺之清溪流过人心,洗净污垢却不着痕迹。

——《联合报》社长 张作锦

他的一生弘扬佛教不遗余力,以佛为心、以法为命;又有着广大胸怀,尊重友善其他宗教。他与天主教单国玺枢机主教相知相惜,也欢喜迎接神明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佛,他为妈祖林默娘作词征曲,他与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党员都能成为好友,在他面前都能化对立为祥和,可谓奇人也!

大师一生积极开创利生事业,从来都先想到大众,自己却不积蓄,没有跑过商场,没有买过物品;他一生没有用过锁匙,没有办公桌,没有开过抽屉,他有什么吃什么,到哪里都随遇而安,甚至只要一张椅子就能过一宿。从他书中的文章《我的衣食住行》里,可以看得出他平淡却不改其乐的生活。

在平凡的生活中却酝酿出不平凡的智慧。他结合社会的力量,在浊世红尘里高举光明火炬,在世界一百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不分国籍、文化、族群,为无数彷徨的心灵点燃明灯、指引方向,启蒙了多少迷茫的生命。

他经常说他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各地名校赠予他近二十个荣誉博士学位,例如:香港大学、澳门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高



雄)等;至于荣誉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荣誉院长等就更多了,如大陆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等等,都曾颁予他聘书。而他通达世事、了然人性的慈悲智慧,更没有一所学校或是任何一个学位可以概括。

大师个性沉静内敛,本不喜繁华。半个世纪前,他舍离台北大都会,到偏远的高雄山郊,默默兴学建寺,在荒山棘地中擘画佛教的未来,历经万难,开创了佛光山。他更不是攀缘上位的人,虽有达官显贵从他学法,但身边的常随众多是缁素布衣、法侣道友。他相当低调,很少人知道他开设的育幼院、老人院、云水医院等已有四十多年历史,至今仍在照护老人、孩童。这些在佛光山长大的孩童,已有一千七百多人成家立业,在社会各个角落踏实奉献。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他又发起“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当五十部云水书车浩浩荡荡地开到僻静的乡村、山间穷苦的学校,满车的书香带来无限的希望,让那村民、学子的弦歌,唱得更为动听了。

近年,因为糖尿病引起眼底钙化,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事物,但他仍以“一笔字”与各界结缘,将版税所得全部捐出,成立“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奖助鼓励媒体、文学、教育、艺文等等优秀人士,发扬社会真善美,注入向上提升的力量。

星云大师说,这本书或许有文字上的不妥,或者一些人间事物的讹误,但是在他心里,都是赤裸裸真实的告白,没有一点虚情假意,一切都是本来面目。

这套书初版本是在二〇一二年九月,由“国史馆”发行,后来,又由大师口述,弟子们记录增订本,合计一一〇篇,于二〇一三年五月由佛光出版社出版。

记录大师口述的百年历史时,由于我们徒众年纪尚轻,人生经



历有限,大师口中的种种人事,各自独立、兀自发光,百千人物的故事如湍流直袭而来,有欢笑有悲愁,有怀念有遗憾,有惊奇有失落,不经意就身陷历史洪流,难以拔出;然而转头看看大师,他早已云淡风轻,行之远矣!原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大师一生,行佛行法,法尔如是。

《金刚经》中,佛陀问:“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法。”这部《百年佛缘》,与大师其他著作最大的不同,是大师将一己化作灯蕊,以一生的磨难点燃自身,去照亮这百年中的佛教人事物;以自己为布幕,映照书中的每个生命、每一事例,暖暖含光,念念分明。

记录整理的同时,我们发起徒众们写下对大师的看法,每个人用一百字,搜罗成为《师父其人》。又邀请各界与大师有特殊因缘的人士共襄盛举,结集成《名家看〈百年佛缘〉》一册,希望可以作为补遗。并且收录从一九六七至二〇一三年,大师在每年开春时写给护法朋友的《新春告白》共四十七篇,是记录前一年弘法内容、对来年的期许,也是大师生命中的留步,为人间佛教写下一页历史事迹,可以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萤光,可以为小,可以为大,一念三千,只要发心,萤光也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在时间无涯无尽的轴心,大师这百年里的百篇佛缘,必能无量寿无量光,在一刹那里,展现其人其事的至真;在一微尘中,示现人间佛教的真谛。

佛光山书记室全体书记 敬序

二〇一三年三月

自序

星云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办一场宗教界联合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的祈福活动，定名为“爱与和平”，引发我想写一些百年来的佛教，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加之回忆历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长度，我便在八十五岁之际，以残障老人之身，口述这部《百年佛缘》，作为中华民族百年来最繁盛时代的贺礼。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苦的家庭，历经北伐、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恰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呱呱坠地了。

十岁那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由于年幼，不懂得国家大事，也不知死亡何事，对于生死并不感到畏惧。在战乱里，每天跟随许多小朋友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甚至观看两军作战，以数死人的尸体为游戏。所幸，国军和日军知道儿童与战争并无关系，便任由我们在沙场上、街头巷尾里奔跑，彼此也相安无事。

是年冬天，日军趁势又在南京制造大屠杀事件。当时，在我家



乡的门口，远远地，就能看到南京城的上空火光冲天，顿时，把整个冬夜的雪地映得通红。残忍的战争，竟然也可以成为一幅美丽的景色。

严冬腊月的夜里，在雪花飘飘之中，我肩上扛着棉被跟随难民潮，漫无目的地向苏北方向逃亡。“逃亡、流浪，流浪、逃亡，逃亡到哪里？流浪到何方？”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总之，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当时，我不但日食三餐都很困难，也没有钱读书，连学校都没有看过。所幸，父母生养我一个健全的身心，赐给我福德因缘，十二岁的时候，因缘际会，我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做了沙弥。

出家最初十年，我在栖霞和焦山两地过着关闭的生活，谈不上受什么教育，只记得老师每天大声地喊叫：“不准东张西望！”“不准讲话！”“不准窺寮！”这个不准，那个不行，一天之中，除了早晚课诵以外，唯一准许的，就是搬柴运水、打扫环境、打坐参禅。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我不看、不听、不说的青少年时期。

不过，偶有一点时间，我还是偷偷地阅读从南京乡村师范学校撤退到大后方后，散落在满街满路上的书籍。其中，我拾到一本《精忠岳传》，因为认不得多少字，只能似懂非懂地看。好在幼年的时候，听过家中长辈们经常谈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女婿张显、结拜兄弟牛皋等忠义之事，心中大为佩服，也就依样画葫芦效法起来，自觉人生就应该要这样尽忠报国。

尽管寺院里有一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老师，成天只教导我们不看、不想、不说、不听，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偶尔，我们还是会悄悄地看看天空的云彩，听听树上的鸟叫，感受一点外面世界的音声色彩。

这样过了多年眼不看、耳不闻的日子之后，一九四一年左右，



我终于辗转听到人说太虚大师在重庆弘法的讯息，耳闻印光大师在苏州灵岩山主持念佛道场的情况，也得知上海圆明讲堂圆瑛法师、镇江金山寺霜亭法师、超岸寺震华法师在佛教界活动的情形。

之后，我又再从年纪较大的一些学长口中，听到太虚大师的弟子，如：大醒、芝峰、法舫、法尊、苇舫、常惺、乐观、会觉、尘空法师等，后来我也都有亲近他们的因缘。我也获悉许多在家居士，像杨仁山、欧阳竟无、唐大圆、吕秋逸、王济同、虞愚、张圣慧、吕碧城、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等大善知识的信息。另外，一些较年轻的法师，比方：竺摩、巨赞、通一、慈航法师等，往后我也有机会和他们学习。

一下子之间，这些大德、居士们都进入到我的思想、生活、心灵、脑海里，在我心底树立了形象，放大了光明。我沐浴在这许多大善知识们为法为教的热忱之中，也感觉到自己出家学佛，似乎时时都有诸佛菩萨、护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向前迈进。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兴担任短期的国民小学校长，翌年担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发生，因为不忍生灵涂炭，一介僧侣又不知如何报效国家，便想到帮忙收埋死尸、照顾伤患，为乱世做一些功德。但这个时候，忽然接获指示，要受过训练的人，才可以参与救护工作，训练的地点要在台湾。不得已，我只有和年轻的老师们，如：介如、普莲、慎如、圆湛、合尘，以及我的剃度师父志开上人，以及几位有为的学长，像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别。忽然间，我竟也依依不舍起来了。

我在大陆没有什么亲人，母系的亲友只有几位舅舅、舅母，由于自幼出家，疏于往来；在父系的亲人，也只知道有一位姑母，动荡的时代里，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两岸解冻后，才知道他们住在上



海。或许是因为这样，我对亲族并无多大的思念之情，反而对佛门的法系、师长、法侣相当怀念。

一九四九年，大批军民纷纷渡海来台，我竟然在发生太平轮船难事件，两千多名受难的冤魂沉入海底之后，幸运平安地抵达台湾。可以说，来到台湾初期的我，既无强近之亲，亦无同参道友，靠着诸佛菩萨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难的岁月里，我虽然遇上一些外缘，好比《自由青年》杂志社社长钱江潮教授要我参与编辑、“中央社”希望我担任记者等，都被我一一辞退了。为什么？主要的就是为了“不忘初心”，“我要把一个和尚做好！”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太虚大师等许多记忆中大善知识们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似乎是在告诉我：“你怎么能舍弃当初那份‘为了佛教’的发心呢？”

来台之初，人地生疏，渐渐地，我也结交了台湾佛教各县市支会的领导人；之后，又认识了一些寺院的住持，他们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力量的人物。同时，从外省来的许多大德，如：大醒、东初、慈航、南亭法师等，也纷纷向我招手，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从事佛教的工作。

就这样，我曾为大醒法师主持过“台湾佛教讲习会”，也为东初法师编辑过《人生》杂志。而在中坜圆光寺，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这段期间，特别要感谢的是，得力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居士的协助，帮我报了户口，从此，我最终能在台湾落脚弘法了！

一九五二年，宜兰士绅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居士，邀请我前往宜兰讲经弘法。由于当地迟迟没有一位出家人正式驻锡寺庙，因此在他们的盛情邀约之下，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也就应允，跟随他们前往一间龙华派的小寺庙“雷音寺”弘法，并



且成立“念佛会”。期间,我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对弘扬人间佛教的使命,陆续组织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文艺班等,接引青年学佛。感谢这座小寺庙里六七十岁的老住持妙专尼师和老太太金梅姑,容许我这个外省青年法师利用寺庙的走廊、庭院、佛殿当为教室,做起弘法的道场。

在青年日益增多之后,感于教育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又兴起了创办佛教学院的念头,于是有寿山佛学院、东方佛教学院的成立,乃至现在的丛林学院、海内外十余所佛学院,以及高中、“国中”、小学,西来、南华、佛光、南天等大学,就在这样的因缘下应运而生。

除了亲近佛教界的大德之外,日后,我和台湾主持政治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过一些往来。例如:“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教育部长”蒋彥士、创办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与一级上将何应钦先生等,甚至在这之前,和服务于警务处的陶一珊、陈仙洲等几位处长,也都曾经做过朋友。

只是我生来“和尚命”,想到古德所说“为僧只宜山中坐,国事宴中不相宜”,也就告诫自己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遭遇许多苦难挫折,我也不曾向他们请托,寻求帮助,一心只想安住在佛教里面,凭着自己的点滴愿心,勤勤恳恳地服务奉献,让佛教发光发热。

但这个社会是由不得我们独善其身的,后来吴伯雄、陈履安、黄启瑞、高玉树、陈武璋、林洋港、邱创焕、高育仁、陈迺汾,接着钟荣吉、潘维刚、赵丽云、丁守中等多人,纷纷邀约我到“中央党部”、“省训团”、“救国团”、“社工会”等单位讲演,乃至“三军各司令部”郝柏村、高魁元、蒋纬国、王昇等人,也都曾经邀约我到金门、马祖、兰屿、绿岛、成功岭、东沙群岛、“三军大学”、“联勤总部”、“陆